

印顺法师 佛学著作全集

第十卷



华雨香云
佛法是救世之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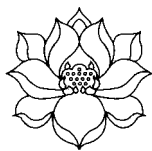


中华书局

印顺法师 佛学著作全集

第十卷

华雨香云
佛法是救世之光



中华书局

第十卷目录

华雨香云 (1——258)

佛法是救世之光 (1——278)

目 录

一 平凡的一生	1
一 一生难忘是因缘	1
二 出家难	3
三 普陀·厦门·武昌	7
四 谁使我离开了普陀	9
五 最难得的八年	15
六 业缘未了死何难	17
七 我回到了江南	22
八 厦门·香港·台湾	25
九 墓库运还是法运亨通	28
一〇 香港与我无缘	34
一一 漫天风雨三部曲	36
一二 《佛法概论》	47
一三 余波荡漾何时了	51
一四 我真的病了	54
一五 我离开了善导寺	56
一六 有关建筑的因缘	62

一七	好事不如无	65
一八	实现了多年来的愿望	68
一九	内修与外弘	72
二〇	游化菲律宾与星马	76
二一	有缘的善女人	80
二二	学友星散	83
二三	写作与出版的回忆	87
二四	传戒因缘	93
二五	我缺少些什么	96
二六	最后的篇章	101
二	杂华杂记	103
一	《华严经》	103
二	不思议解脱·入法界·普贤行愿	104
三	青年佛教	107
四	青年佛教的出现与南行	108
五	文殊·普贤·释迦	110
六	善知识·菩提心	112
七	百一十善知识	113
八	住·普·幻·庄严	115
三	华雨集	119
一	与佛有缘	119
二	陀螺与陀罗尼	119
三	香板	120

四 缓与急	121
五 道无不在	121
六 龙蛇混杂	122
七 燃顶	122
八 人之自觉	123
九 玄睿与珍海	124
一〇 禅宗第七祖	125
一一 耶稣到西藏	125
一二 佛灭无大师	126
一三 皆大欢喜	127
一四 道教反佛之伎俩	127
一五 度牒与戒牒	128
一六 僧肇与《宝藏论》	128
一七 僧尼与帝王	129
一八 神尼	129
一九 为支那堪布翻案	130
二〇 三变	131
二一 《般若经》最大	131
二二 教主	131
二三 《十八空论》	132
二四 姓名之道俗辨	132
二五 昙影与昙晷	133
二六 布袋和尚	134

二七	大黑天·····	134
二八	一阴一阳之谓道·····	134
二九	中国佛教与边地民族·····	135
三〇	老子生而发白·····	136
三一	将心来与汝安·····	136
三二	北土重禅·····	137
三三	求生东方·····	137
三四	女王与《大云经》·····	137
三五	《十六罗汉因果识见颂》·····	138
三六	禅门之风格·····	138
三七	土地菩萨·····	139
三八	佛教之年节·····	139
三九	读《新原人论》·····	140
四	《中华大藏经》序·····	141
五	《楞严经研究》、《楞严经摄论》合刊序·····	143
六	《法句》序·····	144
七	英译《成唯识论》序·····	149
八	影印《金刚般若波罗蜜经》记·····	156
九	《胜鬘夫人经讲记》序·····	157
一〇	《毗喲文集》序·····	161
一一	《中国佛教哲学概论》序·····	166
一二	序《佛教时论集》·····	168

一三	《佛学论文集》序	169
一四	《评新唯识论》自序	170
一五	慈明寺《同戒录》序	172
一六	善生精舍序	174
一七	华严寺刻经处募捐启	175
一八	清念上人传	176
一九	法舫法师行传	178
二〇	大醒法师略传	180
二一	向近代的佛教大师学习	182
二二	革命时代的太虚大师	186
二三	我怀念大师	197
二四	太虚大师菩萨心行的认识	204
一	大师在佛法中之意趣	204
二	为什么“非佛书研究之学者”	207
三	为什么“不专承一宗”	209
四	为什么不想“即时成佛”	213
五	“学菩萨发心修行”之真意	219
二五	略论虚大师的菩萨心行	224
二六	悼念守培上人	230
二七	悼法舫法师	235
二八	我对慈航法师的哀思	238
二九	怀念长老·想起佛教	240

三〇	赞泉公和尚之功德	242
三一	一代耆德邈兮难寻	243
三二	悼念续明法师	244
三三	护国净觉辅教大师章嘉呼图克图舍利塔 碑记	246
三四	虚云老和尚舍利塔碑铭	248
三五	性公老和尚舍利塔四众海会塔记	250
三六	祝性愿老法师七秩大寿	251
三七	子宽居士八十寿序	256
三八	掩关遥寄	257
三九	净业颂	258

目 录

一 佛法是救世之光	1
二 佛为救护我们而来	5
三 降魔的方法	12
四 南无当来下生弥勒佛	20
五 皆大欢喜	26
六 观世音菩萨的赞仰	32
七 修学观世音菩萨的大悲法门	37
八 地藏菩萨之圣德及其法门	42
一 中国僧俗的崇敬	42
二 九华山之地藏菩萨	43
三 地藏菩萨之名德	45
四 地藏菩萨之特德	48
五 救度众生不堕地狱	49
六 临堕已堕者之拔济	67
九 中国佛教各宗之创立	78
一〇 中国佛教之特色	81
一一 三论宗风简说	84

一二	从学者心行中论三乘与一乘	94
一三	中道之佛教	97
一四	佛学的两大特色	105
一	信仰与理智的统一	105
二	慈悲与智慧的融和	109
一五	教法与证法的仰信	112
一六	大乘空义	119
一七	色即是空·空即是色	126
一八	《法印经》略说	139
一九	论三世因果的特胜	147
二〇	生死大事	151
二一	广大的易行道	156
二二	为居士说居士法	158
二三	新年应有新观念	164
二四	纪念佛诞话和平	168
二五	放下你的忧苦	171
二六	从心不苦做到身不苦	175
二七	人生的意义何在	179
二八	切莫误解佛教	186
一	由于佛教教义而来的误解	186
二	由于佛教制度而来的误解	190
三	由于佛教仪式而来的误解	194

四	由于佛教现况而来的误解·····	198
二九	谁是糊涂虫·····	200
三〇	美丽而险恶的歧途·····	205
三一	舍利子释疑·····	216
三二	从金龙寺大佛说起·····	221
三三	菲律宾佛教漫谈·····	224
三四	泰国佛教见闻·····	233
一	略述泰国的历史·····	233
二	泰国佛教的特色·····	236
三	泰国佛教的一般情形·····	240
三五	《海潮音》之意义及其旨趣·····	250
三六	关于《海潮音》的话·····	253
三七	新年的旧希望·····	255
三八	佛化音乐应有的认识·····	258
三九	受戒难·受戒以后更难·····	263
四〇	政治经济等与佛法·····	265
四一	论“西方不是菩萨所应去的”·····	268
四二	《普陀山志奇》的来历·····	270
四三	须弥山与四洲·····	272

一 平凡的一生

一 一生难忘是因缘

我今年六十六岁，出家也已经四十二年了。在这不太短的岁月中，总该有些值得回忆的吧！平凡的自己，过着平淡的生活。回忆起来，如白云消失在遥远的虚空一般，有什么值得回忆的呢！我的一生，无关于国家大事，也不曾因我而使佛教兴衰。我不能救人，也不能杀人。平凡的一生，没有多采多姿的生活，也没有可歌可泣的事迹。平凡的一生，平淡到等于一片空白，有什么可说可写的呢！

静静地回忆自己，观察自己——这是四十八岁以后的事了。自己如水面的一片落叶，向前流去，流去。忽而停滞，又忽而团团转。有时激起了浪花，为浪花所掩盖，而又平静了，还是那样地流去。为什么会这样？不但落叶不明白，落叶那样的自己也不太明白。只觉得——有些是当时发觉，有些是事后发现，自己的一切，都在无限复杂的因缘中推移。因缘，是那样的真实，那样的不可思议！有些特殊因缘，一直到现在，还只能说因缘不可

思议。

人生,只是因缘——前后延续,自他关涉中的个性生活的表现,因缘决定了一切。因缘有被动性、主动性。被动性的是机缘,是巧合,是难可思议的奇迹。主动性的是把握,是促发,是开创。在对人对事的关系中,我是顺应因缘的,等因缘来凑泊,顺因缘而流变。如以儒者的观点来说,近于“居易而待时”的态度。但过分的顺应,有时也会为自己带来了困扰。在我一生中,似乎主动的想这想那,是没有一样成功的。就如台北的慧日讲堂,建成了也只增添些不必要的干扰。我这样的顺应因缘,也许是弱者的处世态度,也许是个性的适合,也应该是夙生因缘,引上了出家学佛之路(学佛是不一定要出家的,出家要个性适合于那样的生活方式才得)。从一生的延续来看自己,来看因缘的错杂,一切是非、得失、恩怨,都失去了光彩而归于平淡。

我是眼高手低的,所以不自觉地舍短用长。十三四岁开始,就倾向于丹经、术数、道书、新旧约,而到达佛法。对佛法的真义来说,我不是顺应的,是自发地寻求,去了解,去发见,去贯通,化为自己不可分的一部分。我在这方面的主动性,也许比那些权力煊赫者的努力并不逊色。但我这里,没有权力的争夺,没有贪染,也没有嗔恨,而有的只是法喜无量。随自己夙缘所可能的,尽着所能尽的努力。

“一生难忘是因缘”,我不妨片段地写出些还留存在回忆中的因缘。因缘虽早已过去,如空中鸟迹,而在世俗谛中,到底是那样的真实,那样的不可思议!

二 出家难

一九二五年(二十岁),我读到《庄子》的冯梦祯序文:“然则庄文郭注,其佛法之先驱耶”,而引起了探索佛法的兴趣。对于佛法,我没有师友的引导,只是自己在暗中摸索。

一九二八年清明后八日,慈母不幸在不到四天的卒中去世,引起我内心极大的震动,不知所措的悲伤。九月(附注:本文的年月,都是农历)里,住在同一祖宅的叔祖父死了。一九二九年四月二十七日,父亲又在病了两个多月,终日安详的睡眠中去世(极可能是肺癌)。一年多来,一直在求医求药,办理丧事,似乎人生只是为此而忙碌。内心的沉闷抑郁,在近年来佛法的熏习下,引发我出家的决心。

“出家难”,对我来说,不是难在出家的清苦生活,而是难在到哪里去出家。我一直生活在五十几华里的小天地里,在这一区域内,没有庄严的寺院,没有著名的法师。有的是香火道场,有的是经忏应赴。我从经论得来的有限知识,不相信佛法就是这样的,我不能在这样的环境中出家。而且,离家过近,也会受到家族的干扰。我在书本上,知道些名山古刹的名字,但并不知小天地外的佛教情况。我是内向的人,不会找机会,主动地与人谈话,扯关系,所以没有熟人,是不敢冒昧外出的。在我的想像中,一个外来的年轻人,没有介绍,有谁会留他出家呢!如何实现我的出家目的,实在是太难了!

因缘终于来了!一九三〇年(二十五岁)五月,报上刊出大

幅广告——“北平菩提学院招生”。主办者大愚法师；筹备处是“北平东四马大人胡同齐宅”；秋季开学，远道的可以通信考试；资格是男性；二十岁以上，三十岁以下；僧俗兼收。这一消息，如昏夜明灯，照亮了我要走的前途。我想，在三年修学中，总会熟识几位出家同学，介绍到那里去出家，应该是没有问题的。我就这样满有自信的，决定进行出家的计划。

试题是“佛法以离苦得乐为目的论”。得到的复信是：“考试及格，准予入学。”但又附带说：“开学时间，另行通知。”到了六月，我天天看报，天天等待开学的通知，而开学的消息却始终没有。我越等越不耐烦，越是急于修学佛法了。当时的天真想法，横竖要开学，迟几天也没关系，不如到北平再说。我就在闰六月二十九日的早上，踏上了离家（浙江省海宁县）出家，充满光明远景，而其实完全不知前途如何的旅程。

到了上海，等轮船到天津，再搭火车到北平。那时，正是召开扩大会议，中央空炸怀仁堂的时节。我到“齐宅”去探问，回答是：“筹备还没有就绪。开学没有确定期间，远道的应等通知再来。”这一下，我可有点惶惑了。在卧佛寺（也许是卧龙寺）佛经流通处，选购了几册佛书。谈起菩提学院，这才知道学院是告吹了。一向被军政名流崇仰的大愚法师，在阎冯战争的逆转中，失去了信任与支持（大愚法师从此就无声无息地被人遗忘了）。这一次战争的胜负与我无关，而我寄于无限（出家的）希望的菩提学院却被弄得无影无踪。我该怎么办呢？办法是没有的，北平是那样的人地生疏，连一个熟人也没有。不曾出过远门的我，对于北平方言，听来异常别扭，连“前门外”都不能顺利地听懂。

这里是不能住下去的，回到南方再说。这样，又坐火车，搭轮船，回到了最近来过的上海。

上海是那样繁忙，那样尽情欢乐的都市。而我在上海的旅馆里，除了对经书出神而外，却没有事可做，没有地方可去，连说话的机会也没有。呆住了几天，想起宁波的天童寺，于是又搭轮船到了宁波。问起天童寺，才知道人力车是不能到达的。先要搭小船，还要步行两小时。天童寺交通不便，我的希望又动摇了，消失了。无事可做，无地可去，无话可说，又在旅馆里呆了几天。呆着不是办法，但没有一个熟人，没有勇气向人诉说要出家的我，有什么办法呢！忽然想起，南海普陀山离宁波不远，不如去普陀山礼佛敬香。这样，我又到了普陀山。

我住在普陀前山的锡麟堂。我以香客的身份，坐了兜子，前山后山的去逢佛敬香。普陀山寺庙多、和尚多、香客多，而我还是那样的孤独，心里一片茫然。第三天下午，我在客房前的廊下看书，一位青年香客，见我所看的是佛书，就自我介绍：南通白蒲人，姓王，他这次是来普陀山出家的。我听了，几乎失声地叫起来。我说：“同道，同道——王先生！我也是想要出家的呀！”——这是我离家以来，第一次向人吐露了内心的秘密。这样的志同道合，片刻间成为知己，成为茫茫人世的良伴，商量着到哪里去出家——找一个理想的地方。王君随身带来的，有一本《普陀山指南》。仔细检阅，从大寺到小庙，从小庙到茅蓬，发见在“般若精舍”下，写着“藏书极富，主持者有道行”几个字。当下商量决定，第二天上午，专诚去般若精舍拜访。

般若精舍是属于普慧庵的一个茅蓬。我们到了目的地，见